



## 爱斯基摩雕塑艺术与中国长春国际雕塑展

大卫·鲁宾·皮特肯

我是因纽特人，1950年出生于加拿大北极的帕拉图克地区。我的父母共生育十七子女，其中有五人从事艺术创作并以此为生。我们在创作过程中使用各种材料，但石头雕刻最能够表达我们的艺术思想精髓。当我雕刻石头的时候，我是最幸福的，我感到安逸松弛，思如泉涌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我可以随心控制石头，她变得完全没有抵抗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石头有了生命，我们可以交流，她以她的形式告诉我她的故事，最终使我体会到了灵魂的自由。我的雕刻生涯，是从1972年开始的。从那时至今，我一直在雕刻，一直在探索人类的神话和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。长期的工作、同石头的频繁接触，使我像孩子一样迷失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。

因纽特的雕刻经验继承于祖先的传统。每个人要想成功捕猎，就要学会制作工具。作为游牧民族，所使用的工具都是手工打造的，十分精巧，还有象征人和动物或另一个精神世界之间联系的护身符。如果雕刻得不好，就会给家人和自己带来不幸。因此，最大的困扰就是要保证事业的成功。现在，我正以极大的兴趣专注于研究这些传统作品的主题和原材料。石头本身是她所要表现的意识的一部分。我在努力使我的作品趋于完美，如果石头本身对我的创作满意，她就会把这种美丽传递给欣赏者。

我有幸作为参赛艺术家代表加拿大参加中国长春国际雕塑展。我坚信我的祖先是来自亚洲迁移之旅。这次我为中国创作的作品材料是玫瑰色大理石，这种石材由于本身属结晶性质，极为坚硬，很难切割。我与石头之间展开了一场智慧的较量，我试着告诉她我的意图是创作一件美丽的作品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表达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根源相连。2000年7月15日，我与我的妻子凯瑟琳·李，我们的翻译胡巍和我最信任的助手黄伟开始工作。

我这次所创作的作品，是一个塞德纳像——爱斯基摩传说中的众神之一。着手处理石头的第一个目标，就是去掉石头的中心，一块象征着“心脏”的部分，取代它的将是我们的汗水和生命的力量。切割出来的空间代表一个呼吸的圆洞，象征着我的故乡北部坚硬的冰层上面钻取的圆洞，暗示生存的意义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塞德纳像核心部分，正如她通常被描绘的样子——一半女人一半海神。下一步是另一张女人的面孔和一只眼的巫师。最后阶段是底座和一个巨大的“智慧之球”。作品整体代表着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

塞德纳代表着我们文化的过往。她掌管着人类、土地、空气和海洋，还有我们了解的精神民办。她是过去的主宰。女人的面孔代表美丽，富有同心，坚定的人。她那悲伤的眼神象征着她对家庭和生存环境的担心。她为了改良她的人民，一天一天不停的战斗。她表现在。那个一只眼的巫师或者说是法师正站在高处俯视着地平线。他在讲述着一只眼人群的故事，一个无视巫师的帮助，消极的社会。因为两只眼的人们都刺瞎了自己的一只眼睛，这样他们就只能听见却看不见。你不会去伤害你看不见的东西。我用这个设想表示将来。我们不得不为生活中未知的事情作好准备。这个一只眼的巫师会在未来保护我们，他的力量是无穷的。智慧之球象征知识、习俗、爱斯基摩和中国的传统。它是两种文化公认的象征，我用这个雕塑形式来联结两国人民。我们作为生者，所有的生活经验都是过去的，一代传给一代。通过我们的独创性能够把这种智慧传给下一代。

自1950年以来，爱斯基摩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在认识到爱斯基摩艺术产品在西方市场的发展潜力后，西北地区政府的艺术家和文化官员跨越加拿大北极区，对外介绍皂石雕刻和印刷产品。通过一系列的市场合作，艺术家们把他们所了解的北极熊、海豹和猎人等具有欣赏价值的艺术创作呈现在西方观众的面前。有限的印刷制品以叙述的体裁，让其他加拿大人和全世界人民分享着爱斯基摩文化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些作品也在随着爱斯基摩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。市场推动的经济改善了大多数人的生活，但同时西方生活方式的入侵也改变了北极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层面，有些老人对此感到不满。此时艺术家成为这一动态发展的见证。我们用艺术来表现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故事。我们成为石头的工具，也成为石头的老师。我们和更广泛的人群一同分享这些故事。

来自二十四个国家的艺术家一同聚集长春，这就成为一次分享故事的绝好机会。一个艺术家个体不足以代表整个文化主体，我们对此有些惶恐。这次相聚大大鼓舞了技术和思想的交流。大家在一起的时光允许我们把个人经验相互介绍、融会，通过这种交流所结成的深厚友谊，对每个人今后的生活和工作都是一种财富。我们有着最广泛的相通点，那就是对青铜和石头的热爱。当我们离开后，留给中国人民的是这种对爱的永恒宣言。尽管语言不通，雕塑却成为我们共同的话语，它是所有人的灵感。我的职业赋予我特权去探索和报答我的爱斯基摩祖先。有了这些知识，我就可以作为一个艺术家，享受表现自我的自由。注：因纽特人，是爱斯基摩人的一个分支，多居住在加拿大北极地区。